

達

Da Magazine

《巨人3号》，2008年，牛皮，钢，木头和泡沫塑料，181×394×165 inches (460×1000×420 cm)
这是张洄最惊世骇俗的大型作品之一



灰不飞，香不尽

——香港1881 Heritage《三头六臂》艺术展问张洄

DA：《三头六臂》这个装置有18米长，好一个庞然大物！为什么你总迷恋那么大体量的东东？

张洄：心大，所以体量大。只有这么大的体量，才可以展现出野心，才能重现野心里面的压迫感。

DA：您是说，《三头六臂》的涵义就在于展现野心勃勃的样子？

张洄：《三头六臂》就是什么都揽，什么都干，无所不能，这正是很多中国人目前的状态。同时，这也是在希望国人伸出三头六臂去扶助人，去承托这个社会。当然，解读因文化而异，像旧金山为什么选《三头六臂》摆放在市政广场，因为在他们眼里，这个装置是中国由古老神秘国度一跃成为现代化庞然大物的标志，而且有从远隔重洋到突然空降到他们家门口的突兀感、紧张感、恐惧感。于是，这里头就有了文化侵略的意味，美国人觉得震撼的地方是在这儿。另外个装置《三腿佛》，其中一条佛腿踩着一个人头，在伦敦展出时，被伦敦市长称为怪物。他们觉得我不但是文化侵略了。其实，包括这次在香港1881的展出，我的装置艺术和环境的落差产生了震撼力，形成一种别样的美。



上图：
《三头六臂》
2008年
钢和铜
315×709×394 inches
(800×1800×1000 cm)
香港展出时张洄与
马凌画廊老板Edouard Malingue先生
在香港1881 Heritage广场合影
图片提供 Edouard Malingue Gallery
摄影 Sean Lee-Davies

下图：
《英雄1号》
2009年
牛皮，钢，木头和泡沫塑料
193×386×252 inches
(490×980×640 cm)

DA：据说《三头六臂》里有张脸是你的脸？

张洄：（笑）他们都说是我的脸，其实就是一张普通人的脸。

DA：有没有想过这个装置最后要落户到哪里？也就是被哪里收藏？

张洄：最好还是在东方，能落户香港是最好的。香港其实挺物质化，正好需要《三头六臂》这样的艺术品。

DA：会在深圳展出吗？

张洄：（笑）肯定啊，深圳人的精神状态跟这个也很契合。

DA：为什么会想到香灰这种材质？《消失的氛围》这个概念从何而来？

张洄：从纽约回国没多久，我进进出出上海的静安寺、龙华寺，才开始琢磨那里旺盛的香火。香火这么旺，是什么力量让他们相信虔诚可以实现愿望、改变命运？用香灰作艺术材质，就是把魂灵带入艺术。

DA：就在那时，你发现了代表灵魂的香灰可以表达旧的意象？

张洄：对，它表现历史的、现实的题材都可以。

DA：你用香灰创作怀旧居多啊！

张洄：近五年来，我的香灰作品多数怀旧。《春天》那幅画，穿着花点布衣衫的小女孩儿，在树丛里拿着本子和笔在思考，这景象就直接是我童年的记忆。而今，景物依旧，人面全非；我在亚麻布上用香灰把她在我脑子里的模糊印象撒了出来。

DA：香灰这种材质有很广阔的使用性吗？

张洄：香灰可以做成架上的画作，可以做成坚固的雕塑，还有很多未知的发挥空间。我导演歌剧《塞魅丽》的时候，让香灰像在沙漏里一样不断变换形态。香灰塑造的少女画周而复始地灰飞烟灭，无常的观念和魂灵

的力量自然就出来了，欧洲观众看了也能理解，如痴如醉。又比如《草3号》，有很多留白，黑的颜色有不同过渡，像中国水墨，但是用香灰创作时，笔法更像油画。既东又西，就感觉跟香港华洋杂处一样。整个画风朴素而松散，我姑且称之为“后原始”。

DA：您还申请了香灰画的专利？

张洄：（笑）申请专利不是不准别人做了的意思。相反，我决意让香灰画成为公众的艺术，跟国画、油画一样的艺术门类。将来，美院开设香灰画的专业也未尝不可。

DA：香灰画不是把香灰撒到画布上那么简单？

张洄：我们琢磨了很久才掌握香灰画的技术。首先，你提纯香灰、分拣不同颜色的香灰，都是极为艰难的工作，创作完了固定更重要。不然，几天画好的画、做好的雕塑，风一吹，没了，那就太恐怖了。

DA：作品用的香灰都是祈祷时烧的香？

张洄：（笑）从表面看，确实不能分辨香灰是祈祷时烧出来的，还是自己随便烧出来的。我们香灰是从寺院里“请”出来的，香灰作品就是强调它的灵性。哪怕是一个恶人，他祈祷的也一定是富贵荣华、家庭和睦，或者自己别栽了，断不会是恶毒的诅咒。

DA：你的团队有近百人，工作室在上海郊区的工厂里，这么大很神奇，能不能介绍最近忙什么？

张洄：（笑）是很神奇。我们在上海的工作室正在研究“白蚁社会与人类社会”的课题，跟社科院白蚁研究所合作的。我们工作室园区有条河，河里有野鸭、鱼等，院子还有黑天鹅等很多动物。我从小就特别喜欢动物，现在就养了6条藏獒。

DA：但是您从前《英雄》《巨人》之类的作品用动物皮毛作材料，这是不是有矛盾呢？

张洄：不矛盾，我让观众感受到不同的世界——神的世界、动物的世界、人的世界和屠宰场的世界。

DA：怎么定位你的先锋艺术？

张洄：实验艺术，或者观念艺术吧。接下来，今年9月23日到明年1月8日，在上海外滩美术馆有个《问孔子》展。这个筹划了近两年时间，探索一下国人当下的信仰。



《春天》
2008年
香灰
250×200 cm



《虎归山》系列，2010年，香灰/张洄运用香灰塑造了种种形态的老虎，这是其中一件代表作。“虎归山”还曾用作张洄个展的名字，可见其在张洄作品中的地位。张洄自己这样描述他的用意：“事物放回合适的环境当中去。”在急剧变化的现代及后现代社会，回归最本原的自然状态，《虎归山》带给当代的启迪正在于此。

THE BEST HATED ONE

誰是最可恨的

1744年，德国作曲家亨德尔创作巴洛克歌剧《塞魅丽》，取材于希腊神话。塞魅丽是忒拜国美丽的公主，宙斯对她产生狂热的爱。宙斯的妻子赫拉因为嫉妒，变成塞魅丽的妹妹来哄骗她，说如果塞魅丽想要成为神就应该让宙斯以神的面目来拥抱她。宙斯为了欲望而答应会满足塞魅丽的所有要求，之后宙斯显形，导致电闪雷鸣，把塞魅丽烧成灰烬。

这中间，谁是最可恨的？宙斯、赫拉还是塞魅丽……

编辑 陈志豪 图片提供 张洄工作室 平面设计 Kenny

2009年，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马奈歌剧院灯光渐暗，随着巴洛克乐团的演奏响起，大屏幕上一段黑白纪录片开始讲述中国浙江衢州一座明代祠堂的现代拆迁故事。祠堂后来沦为民宅，民宅的男主人方世锦杀死了妻子阮金妹的情人，自己也自绝了。纪录片播放结束，剧场帷幕缓缓拉起，片中的老祠堂出现在舞台上，上演悲怆的希腊神话故事，这就是张洄导演兼舞美设计总监的歌剧《塞魅丽》。

张洹很兴奋能把一个真实的中国450年历史的祠堂放到欧洲一个有三百年历史的歌剧院的舞台上。他确信，欧洲观众闻到了老木头的味道，触摸到灰尘和灵魂。



在张洵的歌剧中，塞魅丽与主神宙斯在竹林中幽会，女上位做爱；身着藏族服装的女孩手捧哈达伴随着高亢嘹亮、纯净如天空一样的歌声走过舞台；宙斯化身为一条巨龙，塞魅丽最终在巨龙的缠绕下窒息而死。一幅由张洵用香灰创作的塞魅丽的肖像画，无声地出现在大屏幕上，塞魅丽青春的面孔随着香灰飞落，渐渐模糊，直至消失。神与人的爱，人与人的爱，在无尽地灰飞烟灭……



Q CONFUCIUS Q CO
NFUCIUS Q CONFUC
IUS Q CONFUCIUS
CONFUCIUS Q CON
FUCIUS Q CONFUCI
S Q CONFUCIUS Q
CONFUCIUS
FUCIUS Q CONFUCI
US Q CONFUCIUS Q

张洄又问孔子
BY Zhang Huan

《问孔子No.2》
装置，2011年
硅胶、钢铁、碳纤维、亚克力
380×980×660 cm



张洄问孔子：“大人、圣人、军师、帝师，这几个称呼都是属于你孔子的，从2500年前到现在的2012年，你成了乌托邦的理论还是一个实用主义？”
听到这些，现代孔子疯了，说：“我喝多了，别问我。”



张洄

孔子（演员）坐牛车

展场海报

八卦图

猴子不惧孔子

在灯火辉煌的上海浦东，一丛从高楼之旁，一尊裸体孔子像拔地而起，而且竟然跟金茂大厦一样庞大……这是张洄脑子里的大上海艺术构想。当然，这个惊悚的孔子计划并没有实现，不过张洄在上海外滩美术馆与从深圳起家的地产商百仕达的投资商欧亚平共同玩了一个大型展览《问孔子》，这个半身裸体的孔子大得依然让群众咋舌。

“孔子生前没有画像，谁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样子，所以我用超写实的手法塑造孔子，我把孔子给生活化、世俗化。”张洄说。

无论是电影里的明星孔子，还是学生教材里的孔子像，在价值观模糊的时代孔圣人总被拎出来，成为某种醒世，某种警世。只是这次2011年，孔子遭遇的不是浙江鲁迅而是河南张洄，张洄的狠和直白几乎是儒家的反面，比鲁迅的手法更加通俗和潮冷。

张洄没有一些天价艺术家那样占据财经媒体的版面，但他一个个惊世骇俗的作品总是刺激着公众神经。十几年前的张洄创作了作品《平方米》：浑身涂满鱼油和蜂蜜的艺术家坐在一个肮脏公厕中达1小时，蜂拥的苍蝇贪婪地围绕在他身上……一系列行为艺术让张洄成名，在纽约走了一圈回来后，张洄却改弦易辙，开始捣鼓大型装置。如今他在上海松江买下占地40亩的旧工厂，拥有建筑面积两万多平方米的艺术工厂和一百多人的创作、制作团队。2010年，他在尤伦斯展出《希望隧道》，竟硬生生地拆了美术馆的一堵墙，以便搬进从汶川“淘”来的一辆火车残骸——问他这个作品值多少钱，他眉也不扬地说，在他心里值两亿。而今这段残骸周游世界一周，静静地又躺回艺术工厂了。

此次反“问孔子”，其实更像是张洄给这个喧嚣现世添乱。

DA：你想反问孔子什么？

张洄：不懂就要问，批林批孔的时代更多的人去质疑和打烂孔子。前几天，我问一个香港人会问孔子什么问题。他说，孔子这个人我不认识，我根本不信他。

DA：当下全球的环境都十分糟糕，欧洲、美国的经济问题非常大，人们对未来都没有什么信心。

张洄：中国的问题跟他们的不一样。中国面临的缩短贫富差距、道德建设问题……可是孔子的主张是不要出格——该干啥干啥，不要跟别人过不去不要跟自己过不去，不要与争争。

DA：你在展览中搬来一窝蚂蚁，寓意是啃噬和贪婪么？

张洄：整个人类就是蚂蚁，越来越贪婪。我认为人首先是一种高级动物。动物的属性就是，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我在香港遇到摄影师杜可风，他就醉醺醺地跟我说，张洄，这个年代谁怕谁？这很代表现在人的状态。很让人心酸。

DA：蚂蚁运输过程有没有发生可怕的事，上海的市容部门允许吗？

张洄：这些蚂蚁原来养在树上，在广西他们养蚂蚁是为了药用。我们去抓的时候，每个蚂蚁窝里面有几千只蚂蚁，用网兜套上，再集中装进蛇皮袋里，一辆商务车把袋子塞满，驾驶舱用塑料布再隔一下。我团队里的年轻人们很得意的满载而归。

在距离上海还有一个小时的时候，驾驶舱里的年轻人发现开始有蚂蚁了，他很高兴，抓一个放进二锅头里面，但是再过几个小时蚂蚁开始多起来，不知道哪几个袋子已经开了，蚂蚁从缝隙里面全爬出来。到了杭州他们几个人简直没法活了，有点像灾难片，人蚁大战。

蚂蚁是千里迢迢从广西运过来的，他们需要蚂蚁啃噬一根古木，那是上好的一根木材，之前不做保护，要故意让它风吹日晒。为了防止造成蚁害，他们给这块木材做了一个衣服——用透明的软窗纱把树整个套住，第二层防线是一圈水，漏网的蚂蚁爬出来之后会有水把他们淹

死冲走，另外还有两道门的密封系统，房子的外面还有一层药物线，蚂蚁一经过就会死。这也是上海黄浦区区政府对此次展览的要求——必须做到万无一失，不能把整个外滩给蛀掉。

DA：你原来的作品很环保。现在你开始利用资源了，要动物了？

张洄：我原来带着全球的各个人种的人一起被耍，去哪儿都有一帮人。我现在真是退步了。我让这么好的古木头腐烂，又把蚂蚁千里迢迢运过来，干吗呢？就是警世。

DA：最起码从环保的角度讲，你破坏资源了。

张洄：前一段时间我们跟上海市容、林业局、猴子专家们开了一个座谈会，他们让我回答为什么展览中非要用猴子。我给他们解释我的道理，他们说你在瞎掰呢。你口口声声谈环保，谈热爱动物，你让猴子生活在不是他们的空间里面，你这叫保护动物？

他们问得我非常羞愧。最终我们从方案中的200只猴子，减到100只，60只，最后妥协到9只，不做展览，拍完纪录片就送回去。

DA：谈谈这么巨大的孔子是怎么做成的？

张洄：《问孔子》整个展览策划完成历时两年。展览中，成千上万只白蚁、9只活猴子和一个电动孔子占据了偌大的美术馆三层空间，让孔子疯狂舞动的气动装置来自美国，二层的是泡澡孔子，用的是硅胶技术，来自美国的制作团队。

DA：你这次牛、白蚁、猴、孔子演员，要得有点太大？！

张洄：作品吸引了很多人，小朋友们愿意看猴子和孔子闹。开展时，猴子看到机械孔子有些怕，但到了后来开始抓孔子的衣服，我更希望他们能更亲近地相处，比如拽着孔子的胳膊荡秋千，或者把孔子的头揪下来抛着玩。

这展览一开幕，我就变成一个大猴子，让观众来看，现在我又找到真猴子，我来耍他们，大众来耍我，就是这么一个连锁。我非常享受这个过程。耍猴和被耍的状态才是真正的人生。

DA：你敢承认自己是个有多大胆就有多高产的人吗？

张洄：我的个性是不务实的，老是要高估自己，心理面的能量很大，能力又达不到。我真正想做（孔子雕塑）的体量是和金茂大厦一样大，从外滩看到浦东，一个裸体的高仿真形象，那是我心中的孔子。孔子要是能立在上海浦东，外国人来会惊呆了，那么个假大空的雕塑耸立在那儿，人们永远不会想到真正大智慧在哪里。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张洄信奉的孔子精神，孔子认为当人步入古稀，可以听从内心愿望的召唤，经过长期生活磨练后，也再不会逾越规范。

张洄今年45岁，距离70岁还有25年。张洄说：“其实，我可以甩手什么都不干，去非洲，去任何一个我想去看去学习的地方。但是我停不下来，没有时间去享受这种幸福。我只能在这个‘退步’的轮子里面去转，我现在变成了艺术的奴隶，成了名利的奴隶，所以有必要问孔子，我怎样才能拔出来。”



《问孔子No.1》
2011年
牛皮、钢铁
330×210 cm



中国面临的缩短贫富差距、道德建设问题……可是孔子的主张是不要出格——该干嘛干嘛，不要跟别人过不去不要跟自己过不去，不要与命争。

《问孔子No.6》
装置，2011年
猴子、树、机器孔子、钢床、铁丝网
1200×1400×600 cm